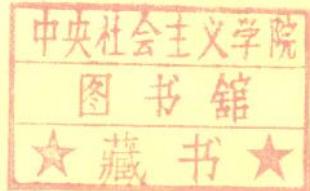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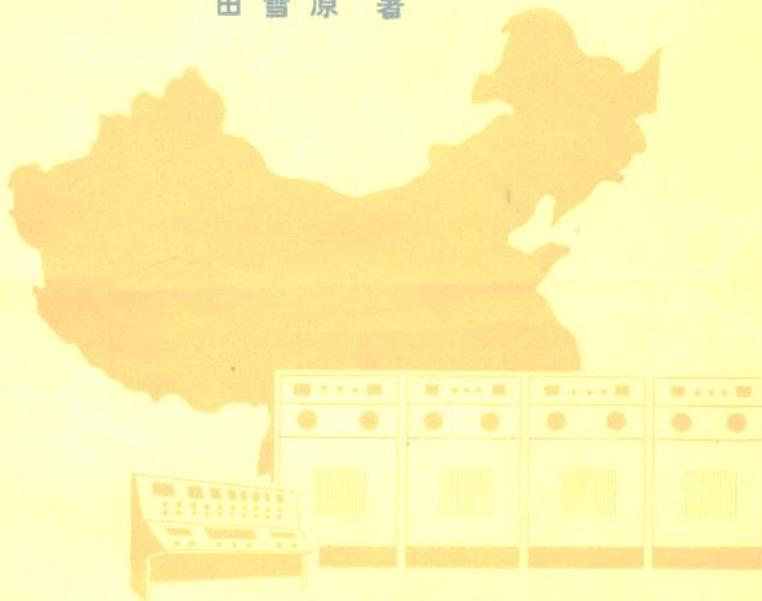


# 新时期人口论

田雪原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C924.2

/2

53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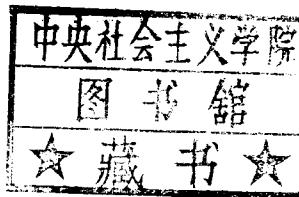
# 新时期人口论

田 雪 原



\*200126746\*

D138/10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1983年·哈 尔 滨

责任编辑：曹利群

封面设计：汤自义

## 新时期人口论

田雪原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7 · 字数 160,000

1982年2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 7,201—8,700

---

统一书号：4093·61

定价：0.67 元

##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我国人口发展概观	7
第一节 建国三十年来的人口发展	7
第二节 我国人口现状和特点	15
第三节 人口盲目增长的原因	28
第二章 建国以来的人口理论	36
第一节 社会学派人口节制主义再起	36
第二节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46
第三节 新历史条件下的众民主义	58
第四节 人口理论发展的新阶段	65
第三章 人口和物质资料“两种生产”	70
第一节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口生产的基础	70
第二节 总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比例	78
第三节 劳动适龄人口和生产资料之间的比例	86
第四节 人口质量和经济技术进步	95
第五节 从十亿人口出发建立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思想	103
第四章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	111
第一节 考察人口规律的理论方法	111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	119
第三节 按照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办事	127
第五章 我国人口发展目标	134
第一节 未来人口发展趋势	134
第二节 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和控制	143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问题	151

---

第四节 我国理想的适度人口 .....	162
<b>第六章 世界人口 .....</b>	<b>181</b>
第一节 加速增长的世界人口 .....	181
第二节 人口发展的不平衡 .....	189
第三节 都市化和老龄化的趋向 .....	197
第四节 控制人口增长政策的加强 .....	208
<b>附表 .....</b>	<b>214</b>
<b>后记 .....</b>	<b>218</b>

## 绪 论

现在，我国已开始了向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迈进的新的历史时期。

揭开我国自从进入近代以来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历史性的战略转变，是革命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换来的转变。

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发生后，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差不多都侵略过我们，而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是割地赔款，就是签订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受尽了欺侮。记得小时候我读过的第一本打开我心灵天窗的读物，是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当我读到那些帝国主义列强用一根根管子吸着我们母亲——祖国的血液，母亲在痛苦中呻吟的时候，一种难以抑制的悲愤和渴望祖国快快强大起来的烈火在心头燃烧，泪水夺眶而出，洒在字里行间。算起来二十八年过去了，可是每当回忆起来却记忆犹新，激动的心弦难以平息。我常想，为什么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惨遭帝国主义蹂躏的历史？原因可能找出许多，但归结起来不外两条，一是反动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奉行屈辱投降的政策；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国家实力虚弱。新中国的诞生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也为解决第二个问题创造了条件。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人民扬眉吐气，充满了希望。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前进的步伐慢了下来，十年动乱期间更走到崩溃的边缘。面对欲干不能、欲

罢不忍的情景，一些人感到徬徨，更多的人被激怒了。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花如海，人如潮，泪如雨，人民在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时，再次迸发出时代的最强音：“革命征途更长，誓夺祖国‘四化’”，“四个现代化日，设酒重祭”。祖国要繁荣富强、要四个现代化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任何妄图阻挡历史前进的反动力量，到头来只能被这股潮流碾得粉碎。

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任务十分繁重，工作异常艰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这就必须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相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怎样才能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自身的生产必须同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人口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才能促进生产力大幅度地增长。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发展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同时也由于人口发展失去控制，劳动力人口超过生产资料的增长，使待业问题越积越严重，以至为了安排待业人员就业，不得不采取牺牲劳动生产率的办法，造成近一、二十年来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不快，不少年份甚至有所下降的情况，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项事业的发展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使人的身体素质、思想文化素质等人口质量的提高受到限制，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各方面的专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和其他熟练劳动者在数量上不能得到满足，在质量上不能达到比较高的水准，这已成为当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一大障碍。还要看到，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人口发展状况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目前“大而全”、“小而全”的一套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的形成，固然主要是没有按照客观经济规律

办事的结果，国家机关某些部门和单位存在的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等现象，固然主要是原来的一套干部制度和管理制度中存在的弊病造成的，但也不能不看到，这些问题的加剧同我国人口多、增长快有一定联系。多年来，由于人口和劳动力的盲目增长，还有政策方面等原因，有时为了安排待业人员就业，就只好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形成劳动生产率下降，机构越裁越大，人员越减越多。同时，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精简下来的人员又产生重新安置的问题，增加了改革的困难。可见，在当前我国人口问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有着直接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众多，但在纪元初年只有 5,000 万左右，直到一六八五年才闯过 1 亿大关。后来人口增长的速度加快起来，在 183 年时间里接连翻了 2 番，于一八六八年达到 4 亿。从 4 亿增加到 8 亿只用了 100 年的时间，一九六八年全国人口接近 8 亿。人口发展表明，再增加 4 亿人口的时间大体只要 30 年左右，即使本世纪末全国人口控制在 12 亿，也比六十年代末期增加 4 亿人口。如果按照一九七九年 11.7% 的增长率增长下去，人口每 60 年翻一番，将于二〇四〇年达到 20 亿，二一〇〇年达到 40 亿，二二二〇年达到 160 亿，那是无论如何也不可想象的事情。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一些，那么人口问题不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地质学家证明，地球的存在大约有 46 亿年的历史，人类也已存在 100 万年以上。到一六五〇年，世界共有 5 亿左右人口，一八三〇年达到 10 亿。100 年后翻了一番，于一九三〇年达到 20 亿。45 年后再翻一番，于一九七五年达到近 40 亿。如果按目前世界人口 17% 的自然增长率增

长下去，那么人口每 41 年可翻一番，于 21 世纪末达到 352 亿，200 年以后达到 1,400 亿，则同样是不可思议的，人类绝不会让自己发展到那样的地步。

如此说来，是不是过于“悲观”了呢？我以为，第一，科学是不能用“悲观”或“乐观”一类带感情色彩的东西来解释和概括的，科学揭示的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第二，只有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才能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才能避免悲观的结局，才是区别于盲目乐观的科学乐观主义。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表明，人类发展到今天为其自身的数量发展规定一个限度的时代已经来临。人口增长快了不行，就是比较微小的增长，只要是不停顿地增长下去也不行，大自然的宴席上将出现客满的一天。人口生产具有周期长和累进变化的特点，实现人口零度增长的必然性越早被人们认识，越早解决，则付出的代价越少，费力越小，效果越大。相反，认识越迟，解决越晚，则付出的代价越大，困难越多，难以取得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动权。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零前进，开展人口的零度增长运动，应当成为我国新时期控制人口增长、解决人口问题的第一个战略目标。然后，根据我国自然地理环境和资源，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速度和水平，以及环境生态平衡等的要求，确定出我国理想的适度人口数量，并找出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优途径，实现控制人口增长的第二个战略目标，把我国人口相对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研究，结果表明，百年后理想的适度人口数量在 6.5 至 7 亿之间。尽管这项研究工作还只是初步的，不完善的，但它表明，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子孙后代绘出这张蓝图。因为理想适度人口的实现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需要几代人象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地接着跑下去，才能跑到终点，使蓝图变成现实。

要解决我国新时期面临的人口问题，迫切需要加强人口科学的研究。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便有了比较丰富的人口思想。从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墨子“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把人口多视为国家的一种绝大力量，到韩非“是以人民群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可以说是最早的众民主义与节制主义人口思想的对立。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又有杜佑、郑樵、马端临、苏轼、叶适、洪亮吉等人的人口思想。到了近代，资产阶级人口学说传入中国，产生了象陈长蘅、许仕廉、陈达等一批人口社会学家，出现人口节制主义的崛起。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邵力子等力主控制人口，一九五七年马寅初发表了他的名著《新人口论》。所有这些都是我国人口学中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进行总结。应当看到，人口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中间有许多原因，特别是五十年代后期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使人口学变成“禁区”，更谈不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文化大革命”致使人口研究完全中断，把这门学科的建立工作扼杀在襁褓之中。直至七十年代以后，人口研究才再度被逐渐重视起来，粉碎“四人帮”后获得新生，研究气氛空前活跃起来。发展人口科学，是时代的需要，是胜利完成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一百多年来，中华儿女英勇奋斗牺牲，为的是“外驱鞑掳，内图富强。”如今，“外驱鞑掳”的目的达到了，“内图富强”则刚刚起步，新的长征刚刚开始，而人口问题就是横在新长征路上必须认真对待、妥善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前进的步伐就可以大大加快；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要拖我们前进的后腿，就要妨碍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指出的，大

力控制人口的增长，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争取本世纪末全国人口控制在 12 亿以内，“这是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在一定意义上说，人口问题是我国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就是为着上述目的而写的，以期唤起各方面对人口问题的关注，研究这个问题，一起动手解决这个问题。

# 第一章

## 我国人口发展概观

人口作为指居住在一定地域内的人的总称而言，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员，因而这一概念对我们说来并不陌生。但是，正因为我们身为其中的一员，对它的发展却往往极容易忽视，使得人口在不声不响中悄悄发展起来，等到发现问题严重早已为时过晚了。我国人口众多。不言而喻，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人口增长徐速差异很大，但总的说来，解放前人口增长是异常缓慢的。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束了人口再生产过去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三十多年来人口数量增长很快，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延长，人口年龄构成、职业构成、城乡构成变动很大，改变了人口发展的进程，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弄清人口发展，尤其是建国三十多年来人口发展的状况和特点，是研究和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前提和基本的出发点。因此，本书把考察我国人口的发展，主要是建国以来人口的发展作为开篇。

### 第一节 建国三十年来的人口发展

翻开世界人口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目前已十多个国家的人口出生率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不断降低，达到同死亡率相

接近的水平，趋向于人口的零度增长。美国和联合国等的一些人口学家考察这一过程，提出人口发展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发展时期的理论，即：

第一，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时期。这一时期出生率虽然很高，但由于死亡率也很高，个别时候还可能高于出生率，因而人口数量增长不多。

第二个时期，出生率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死亡率开始下降，从而拉大了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距离，人口数量显著增加。

第三个时期，出生率开始下降，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差距由大变小，人口增长率由高变低，人口数量的增加也由多变少。

第四，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时期。这一时期出生率和死亡率已经降低到彼此非常接近、相等甚至出生率略低于死亡率，人口发展基本上处于不增不减的稳定状态。

日本等国的一些人口学家认为，以上人口发展的四个时期可以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多生多死阶段。相当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第一个时期。

二是多生少死阶段。大体上相当于高出生率维持不变、死亡率开始下降的第二个时期和出生率也开始下降、死亡率继续下降的第三个时期。

三是少生少死阶段。相当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第四个时期。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口死亡率的降低是再明显不过的。就是出生率，当人口数量增多到一定限度时，也必然要出现下降的趋势，逐步达到出生率和死亡率相接

近，这点已为一些国家人口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但我以为，人口发展四个时期或者三个阶段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只能从相对的意义上去认识。人们繁衍子孙后代作为一种再生产，人口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要受到物质和精神的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呈直线的上升或下降，而是升中有降，降中有升。由于每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传统习惯等的不同，人口发展经历各个时期或阶段的情形也大不相同，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尽管如此，人口发展“四个时期”或“三个阶段”的理论，仍使我们看出人类自身发展的一个大致的轮廓，找到一条分析问题的线索。

解放前，中国人口发展处于多生多死阶段，或者说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时期。据《通典·食货典》记载，“禹平水土为九州”，人口 1,355 万。经过纪元前二千多年的发展，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全国人口达到 5,959 万。后来三国、南北朝战乱不断，人口减少许多，到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六〇九年）恢复到 4,602 万，唐朝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恢复到 5,292 万。《宋史·地理志》记载，大观四年（公元一一〇一年）人口 4,673 万，《元史·地理志》记载，至元二十七年（公元一二九〇年）人口 5,883 万，可见都没有超过公元二年的水平。直至明朝洪武二十六年（公元一三九三年）人口才逾 6,000 万大关。清朝期间我国人口增长迅速，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乾隆二十九年（公元一七六四年）全国人口达到 20,559 万，道光二十九年（公元一八四九年）达到 41,299 万。再往后来，据国民党政府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提供的数字，一九四七年全国人口为 45,559 万。需要说明，历代这些统计数字不是很准确的，但仍然可以大致反映我国人口发展的概貌。我国人口众多是几千年逐步发展起来的。纪元前且不论，从公元二年至一九四七年，在长达 1,945 年时间里人口仅增加 39,600 万，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1.05%。到了近

代，由于帝国主义烧杀抢掠，封建官僚巧取豪夺，饥荒遍地，民不聊生，人口增长率更是微乎其微。从一八四〇至一九四七年的107年间，全国人口增加4,278万，年平均增长率不过0.92‰。人口平均寿命短，农村平均三十五岁，城市不足四十岁，具有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增长率低和平均寿命短的典型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建国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人口死亡率显著降低，人口再生产很快由过去的多生多死阶段转入多生少死阶段。随后，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一次生育高潮，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出现一次生育低潮，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初期再次出现一个生育高潮，一九七三年以来人口增长率逐年降低，又出现一个生育低潮。三十年来的人口发展历经一个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时期和两次大起大落，呈一个“双峰驼”型。

建国三十年来的人口增长情况，按照这样的分析划分成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九年五个阶段，则每个阶段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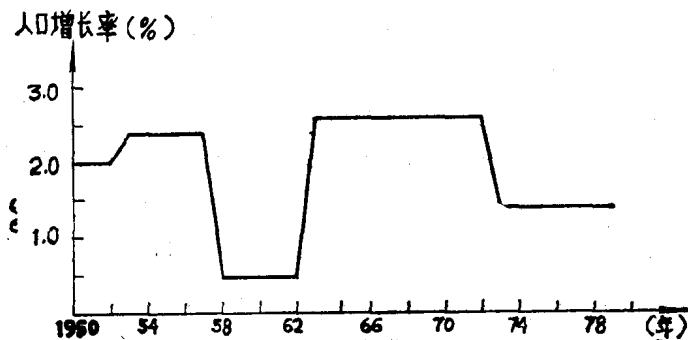


图1 分五个发展阶段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由图(1)可以看出,三十年来我国人口在不同阶段平均增长率变动的情形。人口增长率的变动,是由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引起的。关于建国以来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化,两次生育高潮和两次生育低潮五个阶段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具体变动的情况,分述如下:

### (一) 建国初期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化。

如前所述,旧中国人口发展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口状况,一方面出生率依然维持在过去的高水平之上,一九五〇、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每年的人口出生率都达到37‰;另一方面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和经济的恢复,人民生活的改善,人口死亡率开始下降,一九五〇年下降到18‰,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下降到17‰。与此同时,人口增长率开始增加,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0‰,比解放前有了成倍的增长。这种情况表明,经过短短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人口再生产结束了解放前那种生得多、死得多、增长不快的局面,由多生多死阶段转入多生少死阶段。在这一转变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人口死亡率的降低。

### (二) 五十年代中期和从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初期的两次生育高潮。

一九五三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仍然高达37‰,这一年出生的人口约为2,180万,扣除死亡人口还要净增1,310多万,自然增长率达到23‰,标志着我国人口已经进入出生率较高、死亡率下降较快、自然增长率迅速上升的多生少死阶段,并接着出现了五十年代中期的生育高潮。从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全国人口约增加5,860万,平均每年约增加1,460多万人,比解放初三年平均每年约增加1,110万,多生出近360万的样子。这次生育高潮期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4‰,一九五四、一九五七两个高峰年更达到

28‰ 和 29‰，大大加快了全国人口增长的步伐。

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出现了第二次生育高潮。这次生育高潮同五十年代中期生育高潮比较，有相类似的地方，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其新的特点是：

首先，持续的时间长。五十年代中期生育高潮只有四、五年的时间，这次生育高潮则长达十年之久，因而对未来的人口发展影响也更为深刻。

其次，人口增长的幅度大。在十年期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26‰，比五十年代中期生育高潮 24‰ 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出 2‰。加上人口基数增大因素的影响，每年净增人口的绝对数量达 1,940 万以上，比前一次生育高潮期间每年净增人口数多出 480 万。这种情况也可以从两次生育高潮中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动中看出来。

五十年代中期生育高潮期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动情况，如表(1)：

**表 1** 五十年代中期生育高潮期间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1953 年	1954 年	1955 年	1956 年	1957 年
出生率(‰)	37.0	38.0	32.6	31.9	34.0
死亡率(‰)	14.0	13.2	12.3	11.4	10.8
自然增长率(‰)	23.0	24.8	20.3	20.5	23.2

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初期生育高潮期间，一些年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如表(2)：